

燂春

在浙江南部，一直保留着一种立春时焚烧立春柴的习俗，当地称为“燂（音tán）春”。“燂春”又称“焜春”，就是说人们在“立春”正时，点燃盛放在铁镬里的立春柴，然后提着铁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“焜”过去，直至立春柴燃完为止，以祈祛邪禳灾，纳福迎祥。

所谓立春柴其实就是由樟树的枝、皮、叶等为主组成，因其在立春那天焚烧故名。可能这些樟树的枝、皮、叶干燥易燃，焚烧时还能散发出一阵阵浓郁的樟树芳香，给人带来某种身心上的愉悦吧。抑或南方气候阴湿，从樟树的树皮与木质蒸馏制得的樟脑有除湿杀虫功效，樟树焚烧所产生的烟与樟脑的作用也基本相同，于是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生活习俗，甚至赋予了某些神秘的色彩。据清·道夫《乐清县志》载：“至立春时刻，人家皆烧樟叶、放爆竹，以助阳气，名曰‘燂春’。”清同治年间，温州知府戴文俊（浙江嘉善人）曾撰《瓯江竹枝词》百首，描绘东瓯风土人情，其中有《燂春》诗云：“叶烧樟树趁芳辰，爆竹千声气象新。俗字一编须记取，好将疍夏对燂春。”即为“燂春”这一古老民俗的生动写照。

有一年立春时，我在有千年古村落之誉的乐清市城北黄坦硐看到一则非比寻常的“燂春”活动。当地村民先是将吹来的樟树枝堆放在一座古庙前，足足三间房子般大、两层楼房般高，然后在喧天的锣鼓声中，将一堆绿色的立春柴点燃。只见一股青烟从柴堆中升腾，随着噼噼啪啪的焚烧声，或由于临近黄昏的缘故，冲天的火光将整个山谷映得通红，着实让人震撼。当然，还有浓郁的樟树香在烟火的催发下，沿着竹林、溪流和石房子四处弥散，沁人心脾，使人不禁陶醉其中，不忍离去。

面对如此景象，同行的外地朋友似乎不明所以地感到惊讶。他们问我这种民俗活动的名称和来由。在我当时的词库里突然找不到“燂”字的

表达含义，随口说：“谈春”吧！我国执地认为，树是春天的使者，焚烧树枝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，何尝不能看作是人与春天、与自然的一种交融、交谈？这是一件多么诗意的事情啊。其实我的说辞与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有关。在古代，立春被视为一年之首，代表了一种开始，故有打春、咬春、报春等提法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，因此所制定的历法也以农时为序，在秦汉之前，春节没有固定的时间，直到汉武帝时才最后确定下来，传说在设定立春节时，汉武帝问太史令什么是立春的标志？答曰：“依樟树枝发芽而定”。于是便降旨民间焚烧樟树的枝叶来迎接春天，这一习俗从那时起流传至今。

在我写下“燂春”两个字时，有人告诉我“燂春”的“燂”字可能与古人的“白字”有关。他认为，浙南民间土语所指的“燂（tán）春”，从火从覃，被人想当然读成了“覃”音。当然，其所依据的理由是《辞海》里关于“燂”字的词条。在《辞海》里，“燂”字给出的读法是“qián”音，意为烧热，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五日则燂汤请浴”。无论读音还是词意，均与民俗意义上的“燂（tán）春”相去甚远。从上述或可以推出古今在“燂春”的读法上是有一些出入，但当我查阅更古老的《说文解字》，里面关于“燂”字的解释是：“火热也，从火覃声。”可见，浙南先民给出的“燂春”一词读法更能接近古汉语的本质，更能精准表达人们对春天的期待和想象。

然而于我而言，则更愿意将“燂春”说成“谈春”。在春天到来的开始，借一把火，焚一段初生的意象，与等候在前方世界的一切谈谈心事，一起回忆树一样的年轻，树一样的多情。在树的萌芽里，我相信有些温暖就会生长，有些情感就要充盈，有些色彩将写进一封信笺中，寄给远方的你。

■陈鱼观

墨香·年味

铺开大红纸，站定桌前，提笔，调锋，蘸墨。横、竖、撇、捺，笔尖一笔一画地跃动在纸上，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字，构成了一幅又一幅春联。在这墨香中，我真切地闻到了年的味道。

是的，年近了，而春联就是年的符号。今天，听闻有书法家到小区写春联，我早早地来了。认定其中一位书法家后，我捧着红纸，挤在大人们的队伍中翘首等候，只盼早点拿到“年的符号”。

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人间福满门。”“日丽风和春及第，花香鸟语福满门。”“和顺一门有百福，平安二字值千金。”……美好的文字，无不表达人们美好的愿望。“财源茂盛达三江，生意兴隆通四海。”选这幅春联的居民，家人中肯定有经商的；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和当佳节增学问。”选这幅的，家里应该有一个读书郎吧；“连理枝结连理婚，并蒂莲开并蒂姻。”这，必定是用于结婚的。

我痴痴地看着，看着书法家现场挥毫，看着一个个大字在他们笔下生成。一会工夫，周边地面已晾起了很多幅春联，红彤彤耀眼的一片，霎时间增添了喜庆。

轮到我了，我递上红纸，报上我们一家人“私人订制”的春联：“工作顺利日子美，学习进步心情好，横批：喜出望外”。说是春联，其实是妈妈作的“打油诗”；字面意思一看就明白，上联是希望家人工作顺利，日子甜甜美美；下联是希望我学习更上一层楼，能天天笑呵呵的；横批则包含了妈妈的名字，因为她的名字叫“望喜”。爸爸说了，这对联有点土，但大俗即大雅。

果然，书法家听我报出这对联，不禁冲我一笑，说：“这个蛮特别。”然后提笔，横、竖、横，一个“工”字马上跃然纸上，我赶紧学着边上的人将红纸往下伸一个字的位置，以方便书法家接着写。对联加横批，书法家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那字，真真是养眼得很！

得了春联，我心满意足，当宝贝似的放在家中的书架上，等家中掸新结束，我要跟爸爸一起“新桃换旧符”。我想，跟如今街上机器印刷的春联相比，笔墨手写的春联带着氤氲的墨香，丝丝缕缕，丰盈着即将到来的年，能让年味变得更加浓郁，也能让人更真实地体会到年俗的魅力。

■王序

年画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中国农历新年是春节，俗称“过年”，在这期间，劳累了一年的人们几乎都忙着办年货、买年画、贴春联，尽情地享受着欢乐，喜迎新春。年画因一年更换，或张贴后可供一年欣赏之用，故称“年画”。

作家冯骥才曾这样写道：“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龙头，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成千上万，但是年画是第一位的。”其实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，起源于古代的门神画，是我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，其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最早始于秦汉时期，据东汉《荆梦岁时记》记载：“正月一日，绘二神贴户左右，左神荼，右郁垒，俗谓之门神。”汉代民间就已在门上贴有“神荼”、“郁垒”神像。到了唐宋，在印刷技术发展的推动下，更促进了年画的绘制、生产、销售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，有门神画、中堂画、四条屏、福字斗方，等等。

民间对年画有着多种称法，宋朝叫“纸画”，明朝叫“画贴”，清朝叫“画片”，直至清朝道光年间，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道：“扫舍之后，便贴年画，稚子之戏耳，”年画才正式定名。从此，年画作为我国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文化遗产，一直备受民众的喜爱而流传至今。

古人曰：“吉，喜也，美也，无不利也。祥，好也，福也，益也”。辞旧迎新、避灾求福是人生的一种愿景。年，喜庆吉祥，所以贴年画也是喜庆吉祥的，它求的是一种兴旺，图的是一种如意；它凝聚着一种信仰，散发着一一种情怀，一张张绚丽的新年画给家家户户增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氛，它以生动而有趣的内容、优美而真实的形象、富有趣味的构图、五彩斑斓的色彩，将吉事祥物、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。

年画，折射出一种心境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。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，年画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，如吉祥年画、生活年画、戏文年画、山水年画、工笔年画、寓教年画、现代年画……在一些年画作坊中还产生了《松鹤延年》、《鲤鱼跃龙门》、《五谷丰登》、《年年有余》、《迎春接福》等经典的彩色年画，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。我国出现了天津杨柳青、河南朱仙镇、山东潍坊杨家埠、四川绵竹、苏州桃花坞五大重要年画产地，各具特色。其中，苏州桃花坞年画和天津杨柳青年画并称“南桃北柳”。

童年的记忆里，每当踏进腊月的门槛，街头就会出现许多年画的摊点，望着那些情趣盎然、色泽鲜艳浓烈的张张年画，心里愉悦亮堂，阵阵年味扑面而来。父亲总要买上几幅年画，以示吉祥幸福。现今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年画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但我依然怀念儿时的年画。因为，年画承载着一种文化，洋溢着一种祈盼。它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块瑰宝，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。

■钟芳